

為堅忍的音樂巨人作傳

文·圖/楊雅惠

人生有如一股奔流，沒有暗礁，激不起美麗的浪花。——羅曼羅蘭



貝多芬。為約瑟夫·卡爾·施蒂勒於1820年所繪。（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Beethoven.jpg?uselang=zh>）

1808年，一位音樂家上台，濃密烏黑的頭髮，褐色悲壯的寬眼，彈起他自己創作的鋼琴協奏曲。然而，強弱完全失控，強音處彈斷琴弦，弱音處不聞聲響。這失敗的音樂會之後，他不再上台演奏了。1822年，他彩排一齣歌劇指揮，然而，各樂器聲音、歌聲雜亂，他的指揮棒帶不出旋律，惶然不知所措。紊亂中，有人要求他放下指揮棒，他悲羞地跑回家中，雙手捧面，久久不語。

令音樂家最難堪的疾病，耳聾，纏上了這位音樂巨人-貝多芬（L. v. Beethoven, 1770-1827）。日復一日惡化的耳疾，讓他無法勝任舞台上的演奏。然而，這位舞台挫敗的音樂家，乃是19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（Romain Rolland, 1866-1944）擇為心靈巨人而撰文作傳的主角。羅曼羅蘭是位摯愛音樂的法國現代文學家、傳記作家、家樂評論家、社會活動家。他筆下的人物不少卓越的世紀音樂家，除了貝多芬傳，尚有韓德爾傳。至於他獲得諾貝爾獎的代表作「約翰克利斯多夫（Jean-Christophe）」，亦是以一位天分洋溢的音樂家作為揣想的書中主角。

成為文學家筆下的巨人，不是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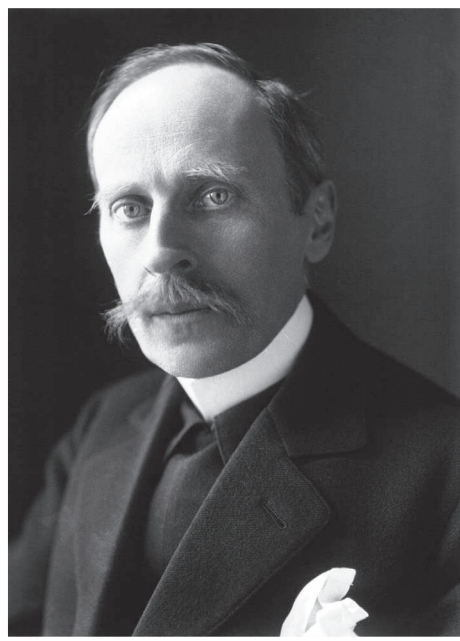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交響曲總譜封面，可見貝多芬修改的字跡。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藏。（[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Eroica_Beethoven_title.jpg?uselang=zh](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 Eroica_Beethoven_title.jpg?uselang=zh)）

有技巧的傑出，更值得讚嘆地，乃是心靈啟動的強勁能源。貝多芬的耳疾，與外界切斷了世俗的應對；家境的困窘，常在生活重擔下呻吟。這份堅忍的意志力量，乃是羅曼羅蘭致力捕捉的特質。羅曼羅蘭寫道：「我稱為英雄的，並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，而只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。」「沒有偉大的品格，就沒有偉大的人，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家，偉大的行動者。」「這些傳記中人物的生涯，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。或是悲慘的命運，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磨折，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煉。」^[1]文學家筆桿寫下的，是偉人的心靈力量，及其良善的品格。

羅曼羅蘭搜集貝多芬與友人的書信，可以看到貝多芬的思想與人格。書信中：「我的一份命運真是艱困已極。但我聽任命運安排，使我有勇氣承受著生命的磨難。」「誰能參透我音樂的意義，便能超脫常人無以振拔的苦難。」^[2]其第五號交響曲（命運）以四個震撼的重音破題，壯烈地表達命運之扣門。1827年，貧病交加的貝多芬收到倫敦音樂學會寄給他一筆費用贊助音樂會時，捧信嚎啕大哭，在場者皆心碎。為感謝豪俠的英國人分擔他悲慘的命運，他覆信承諾創作第十交響曲。然而，信完成之後第8日，這位巨人病重消殞了。第十交響曲未能問世，而充滿活力的第九交響曲，每年在全球各大音樂盛會中，高聲歌詠著快樂頌。這快樂之頌，是貝多芬對悲慘命運的反撲，他要編織歡樂的音符，頌揚憧憬的美景，傳送他靈魂對世人的熱情呼喚：「我的藝術應當使可憐的人得益。」

缺乏凡人相互道安的貝多芬，平日多靠著大自然的貼心輕拂，翻滾心中的萬馬奔騰之波濤，轉成泉湧般的曲調瀉瀉而出。他懷念萊茵河畔的故鄉，用「我們的父親萊茵」形容壯闊而激盪的大河。通稱田園交響曲的第六交響曲，是首頗具代表性的大自然之頌，曲中有著輕飄的和風、嬌巧的鳥啼、溫暖的陽光。這美麗的葡萄田園，少不了一場激烈的暴風雨，待雨過風順後，綠草陪伴花香，清露滋潤萬物，大地生機盎然。如同羅曼羅蘭的名句：「痛苦像一把犁，它一面犁碎了你的心，一面掘開了生命的起點。」

羅曼羅蘭不只是位愛樂者，他的眼光透視著社會中的痛苦之淵。成長歲月中，正逢20世紀初期歐洲四處烽火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、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。他旅居瑞士，在中立的國土上寫下一篇篇反戰的文章，也得罪不少國家政治領袖，包括祖國法國，甚至獲得諾貝爾獎時亦遭法國杯葛，直到次年方獲通知領獎。獎金並不己藏，轉捐給國際紅十字會和法國難民組織。



羅曼羅蘭，19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。由 Agence de presse Meurisse -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, 公有領域 (<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/index.php?curid=15091349>)

楊雅惠 專欄

他的得獎代表作《約翰克利斯多夫》，在開始下筆前，已構思了十餘年，再花了十年完稿，共十卷100萬字。這本鉅著寫作期間，正逢他家庭變故、工作繁重，乃以此書為其精神寄託，想創造一位心靈清明的主人翁，高聲暢談真誠，抒發徜徉藝術的飛揚平靜境界。羅曼羅蘭自認此書不只是文學作品，而是信仰之書。書中主角頗具作曲天分，耳中聽到自己裡邊湧現生命之歌，往前奔流，自由無絆。個性衝動單純，常陷入危機而不自覺地受到世俗攻擊。原是嫉惡如仇般批判法國、德國的風氣，後來作品則融合了各國美的力量，包括德國學者的穩重風範，義大利的熱情律動，法國的活潑柔美。當白髮蒼蒼之日，他告訴自己：「哦！我的老朋友，我的音樂，我們一起上路吧。請陪我到最後！」^[3]

羅曼羅蘭的名人傳，除貝多芬外，尚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米開朗基羅（Michelangelo），19的文學家托爾斯泰（L. Tolstoy）等三位巨人，並有其他豐富作品。

不少譯者為其作品埋首文案，包括著名的文學翻譯大師傅雷（1908-1966）。傅雷完整翻譯此三位巨人傳記以及約翰克利斯多夫，是位作家、教育家、藝術評論家，留學法國巴黎大學，翻譯法文作品，強調翻譯作品應該「神似」，而非形似，理想的譯文應彷彿是作者的中文寫作。他親筆寫了「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」，把多首鋼琴奏鳴曲、小提琴奏鳴曲、弦樂四重奏、鋼琴協奏曲、交響曲、宗教音樂，一曲一曲作了曲式與意念之詮釋，遠遠超過一般譯者之音樂鑑賞功力。一生嫉惡如仇，其翻譯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會弊病、描述人物奮鬥抗爭為主。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迫害，夫妻自縊而亡。

無論貝多芬、羅曼羅蘭、傅雷，均具有對音樂、文學、藝術的深刻感受，對人們苦難的慈悲愛心，以及對社會政治的不公現象之批判衝動。其實，人們心靈的各種悸動，包括理性的思想，或感性的文藝，無論以何種型態表現，均是相互貫通。沒有豐碩的心靈，沒有苦難的磨練，難有偉大的文藝作品，也難引起社會的共鳴。

傅雷之長子，即是享譽國際的鋼琴家傅聰（1934-2020）。傅聰獲得1955年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之第三名和「瑪祖卡」獎，成為首位在國際性鋼



傅雷，近代西洋文學翻譯大師，圖為1932年1月與朱梅馥的婚禮照。
(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Fu_Lei_and_Zhu_Meifu_1932.jpg)

琴比賽獲獎的中國音樂家。其父傅雷的教育除了在鋼琴練習上嚴厲要求外，並佐以文學藝術等素材，培養全方位人文素養。《紐約時報》的霍蘭德（B. Holland）在評論傅聰於1987年在紐約的一場獨奏會時，評論傅聰有著對色彩的敏感聽覺，是一位藝術家，不只為舞台上炫技表演。令傅聰一生感到痛苦的，是1958年被要求回到中國時，他轉而尋求英國政治庇護，被安上叛逃之名，加重了其父在文革時期的罪名。這位追求自由的鋼琴詩人，回憶其家父的教誨：「第一做人，第二是藝術家，第三是音樂家，最後才是鋼琴家。」生命追求的價值，在這層次安排中得見格局。



1965年的傅聰。由Giorgio Lotti (Mondadori Publishers), 公有領域 (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Fou_Ts%27ong_1965b.jpg)

本文從18世紀出生的貝多芬，談到19世紀出生的羅曼羅蘭，20世紀初的傅雷，乃至於近代的傅聰。雖然跨越不同世紀，吾人仍可感受跨代的愛樂深度與溫慈心靈。這世界何其苦難，因這些偉大的作品，讓人間添加彩繪，美麗了不少。^[1]

註：

[1]參考羅曼羅蘭著，傅雷譯《三巨人傳》，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2020年4月。

[2]同註1。

[3]參考梁祥美譯「約翰古利多夫」（濃縮本），志文，2004年。



楊雅惠 小檔案

學歷：臺大商學系 1978 年畢業

臺大經濟學碩士、博士

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訪問學人

現任：考試院考試委員

臺大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

曾任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

中央銀行理事

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臺灣經濟所所長

興趣：音樂、文學

合唱團指揮，獲金韻獎作詞作曲獎，曾辦鋼琴獨奏暨獨唱音樂會